



活动现场。学校供图

跨越11年的“生命摆渡” 这群高中生为243位无名逝者“安家”

有些故事，灿若星辰，悄然触动我们心底的柔软。它们没有气壮山河的壮举，却因纯粹的善举和坚守，绽放震撼人心的力量。

又是一年清明时。3月29日，在余姚市第一公墓惠民墓区青翠的树木下，余姚市第四高级中学的20名同学在钱剑波老师的带领下，将54袋长年无人认领的逝者骨灰放入“无名逝者之墓”的墓穴，撒上菊花，覆上黄土。余姚市民政局工作人员在上面种上杜鹃花，全体鞠躬、默哀。11年间，这个由高中生发起的公益生态葬项目一路接力、尊重生命，让243位无名逝者以生态且有尊严的方式找到归宿。

□现代金报 | 甬派 记者 樊莹 马亭亭 通讯员 邵佳欢 储天锋



师生们将骨灰放入墓穴，撒下花瓣。

A 为无名氏寻一个“家”

延续往年传统，中午12时，师生准时来到余姚市殡仪馆接灵。

大家戴上洁白手套，取出大红布，小心翼翼地包裹好装有逝者骨灰的白色箱子。在师生的护送下，骨灰箱被抬上灵车，前往公墓。

淅淅沥沥的小雨，轻打在树叶上，沙沙作响。作为护送队中资格最老的一位同学，祁嘉逞此刻的心情，宁静而澄明，“当初参与这个项目是为了弥补心中的一些缺憾。外婆因病去世，我只在她病危那天才回到家里，愧疚感久久萦绕。那之后，内心深处好像有另一个自己在说，有些事你能做！”

祁嘉逞通过义冢项目了解到，一些逝者骨灰在殡仪馆存放了十年、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。他们可能是来自外地的异乡客，打拼了一辈子，故乡回不去了；也可能是没有亲人、无儿无女的老人去世了，死后也无人料理后事；还有一些是跟自己差不多年纪的人，甚至还有襁褓中夭折的婴儿，还没来得及长大就永远离开。

“假如人有灵魂的话，我想为这些孤独漂流的灵魂找一个‘家’，用生命影响生命，微光影响微光。”说到这里，祁嘉逞眼神中透出坚定的力量。

高一学生林彬，曾经在初二那年

以社会志愿者的身份参加过活动。两年后，他考入余姚四中，继续跟随钱剑波老师做这件事。“刚开始，因为家里人下意识的嘱咐，我还有些担心。但当我真的置身于那个氛围里，了解一个个无主骨灰背后的故事，不再感到害怕，而是油然而生一种使命感。”林彬说，“每一个生命都有平等的尊严，包括他的消逝。”

简短的仪式后，师生们将骨灰放入方形墓穴，轻轻剥落白色、黄色的菊花花瓣，随后撒下，覆上一层黄土。所有参与者在墓碑前鞠躬，肃穆默哀后献上鲜花，寄托哀思。

无名逝者在这里，以另一种方式

留存世间，源于自然，归于自然。“当我将花瓣撒向泥土时，忽然想起《礼记》中‘骨肉归土’的训示：泥土覆盖的不仅是无名者的遗骸，更在年轻生命心中埋下敬畏的种子；死亡不是戛然而止的休止符，而是万物交响曲中永恒的变奏。当我们的校服沾着骨灰与山泥回家时，衣褶里抖落的，都是生死教育的金属。”高一学生吴烨莹说。

吴烨莹的妈妈是余姚四中老师，十分支持孩子参加义冢活动。“孩子能借此学到课本之外的知识，还能提前融入社会，尽自己的一份力，这多有意义呀！”吴烨莹妈妈说。

B 11年义葬243名逝者

2014年，该校2016届的5名学生在调查余姚墓地费用时，得知殡仪馆里存有大量无主骨灰，且存放时间普遍超过15年。在学校综合实践课程老师钱剑波的指导下，同学们开展无主骨灰公益生态葬项目的课题研究，拟了《关于建设余姚义冢的建议》交给余姚市民政局，建议设义冢，将无主骨灰以树葬、海葬等生态葬的形式安葬。

“‘入土为安’本就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，有什么好的办法帮助到这些

无名逝者？”钱剑波带着学生深入探究下去，但一度也有顾虑。尽管死亡是必然到来的一站，但现实生活中，谈这件事仍是比较忌讳的。

“没想到活动发起后，这群孩子保持了很高的热情，有的班级四五十个学生，将近一半同学想加入进来。大多数学生都是经过家长同意的。”钱剑波说。

一开始，无主骨灰的处理没有具体的政策条文，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殡葬条例都没有具体规定，前

面几年同学们主要是调查余姚殡仪馆无主骨灰积压情况，向民政局提出解决建议。

直到2018年，浙江省殡葬改革的相关条例出台，余姚民政局以此为契机，“衍生”了政策依据，“义冢”项目才得以施行。在各方协力推动下，那一年，余姚下葬40名无名逝者。这也是师生首次的义葬之旅。

“之后，2019年26名，2020年因为疫情停了一年，2021年36名，2022年11名，2023年41名，2024

年35名。今年是下葬人数最多的一年，达到54名。”钱剑波在报出一串串数字的同时，心中也是感慨万分。

“历时11年，义冢项目从1.0调查阶段到2.0实践操作阶段再到3.0常态化实施阶段，我们已经下葬243名无名逝者。”钱剑波说，这个项目在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努力下，赢得社会的广泛认可，三次获得全国中学生领导力展示会奖项，被肯定为“国内学校极少见的生命教育形式”，具有实验性和探索性。

C “这是一门永远不会毕业的课”

教了37年书的钱剑波，主课老师当了20年，剩下17年都把精力用在了综合实践课程中。他说，以前当语文老师的时候，课本里会有生离死别的情节，自己会顺带跟学生聊一下“生命教育”，但大多停留在口头上。

而现在的“义冢”项目关怀的特殊群体，让学生有了更多真情实感的体验，其境遇会自然触发人类的怜悯情怀，阅历已深的成年人恻然动容，涉世未深的中学生也会感受到生死之大。

就如参加过活动的同学在作文里写：“原来课本里的‘尊重生命’，不是背诵考点，而是给无名逝者一个开满杜鹃花的春天。”“以前总觉得死亡很遥远，现在每次经过胜归山，都会对着那里望一望。活着就要把每一天

都过成不会遗憾的模样。”

再过一年就要退休了，但采访快结束时，钱剑波仍坚定地表示会坚持做这件事，“这是一门永远不会毕业的课，我想继续带着孩子们做下去。”